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白羽卷

大泽龙蛇传

白羽◎著

(下 册)

民國武俠小說典藏文庫
白羽著
大澤龍蛇傳
下冊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白羽卷



大泽龙蛇传

(下 册)

白羽◎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泽龙蛇传：全2册 / 白羽著. — 北京：中国
文史出版社，2017.1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白羽卷)

ISBN 978 - 7 - 5034 - 8364 - 6

I. ①大… II. ①白…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6563 号

整 理：周清霖
责任编辑：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36.75 字数：434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85.00 元 (上下)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我的生平	1
第 一 章 潜龙湖边现鳞爪	1
第 二 章 盗侠山寺斗心兵	13
第 三 章 卖恩计舍身投湖	32
第 四 章 伏蛇阴谋布网罗	48
第 五 章 二县吏访贤窥盗	69
第 六 章 小白龙露迹倾巢	85
第 七 章 芳娘子见机并命	93
第 八 章 凌伯萍折节忏情	105
第 九 章 蛇舅母甘堕情网	119
第 十 章 解青狼狭路寻仇	136
第十一章 发毒矢辣手屠蛇	151
第十二章 纵烈火计穷焚身	166
第十三章 避仇家狮儿砺爪	179
第十四章 训孤儿英雄述故	196
第十五章 慈孀伤心龙蛇斗	210
第十六章 成童励志武林游	223
第十七章 赌拳技小试成败	235

第十八章	窥械斗山村蹈险	249
第十九章	失旅伴狭路逢谍	264
第二十章	信谎言误入铁堡	281
第二十一章	陷凤巢孤雏奋翼	299
第二十二章	受审讯移居西厢	316
第二十三章	启械斗二桑作浪	332
第二十四章	遇美妇地道脱身	348
第二十五章	鲍三诛奸挟艳孀	367
第二十六章	陷情网流连小甸	385
第二十七章	双女拼斗夺少婿	410
第二十八章	魏豪求援寻故友	445
第二十九章	父女仗义探贼穴	470
第三十章	青鸿斗凤胜女寇	490
第三十一章	何跛斗场显神威	506
第三十二章	连珠箭智退群敌	527
第三十三章	飞来凤密窟逼婚	539
整理后记	565

第二十章

信谎言误入铁堡

纪宏泽拭目一看，只剩下杜、周二人，鲍、张二人已然他去，环顾四面，有十几对眼正盯着自己；再看身到处，是一所破旧大院，老四合房，跟山村土窑不同，四周静悄悄，却是迎面那十几对眼睛古怪，女多男少，一个个穿着红红绿绿，不村不俏。虽有男子，也不像农民。首先发话的，也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向周德茂说：“这位就是昨夜从他们姚山村跑出来的么？”杜宝衡道：“就是这位。”这女人道：“哟，我当是多大年纪，这不是一个十八九岁大孩子么！他真会飞檐走壁么？”一双水灵灵的大眼像相姑爷似的，把纪宏泽由上到下看过一遍，回过头来，向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啧啧称异道：“你瞧，人家才这么点岁数。居然逃得出来，想必功夫够棒的。我说小伙子，今年多大了？你是哪儿的人？”

纪宏泽满想到入堡之后，先见会头堡主，哪知进了这一个破大院，一群女人拿自己当稀罕物似的相看，不由满脸通红，抬不起头来。他今日已非十三岁时偷葡萄的小孩儿。这女人向周德茂问道：“这小孩年轻的，倒有这么好的功夫，你们头儿见了他一定喜欢。”

周德茂到此也露出本来面目，嘻嘻哈哈地说：“不但头儿喜欢他，只怕大公主也要……”中年妇女咄的一声道：“你胡说吧，

回头叫她听见，怕不揍你。可是的，你领他见过头儿没有？”答道：“刚请示过了，头儿正忙，叫你给招待招待。四嫂子，你就让他到屋里坐吧。”女人粉面一红道：“周老茂，你是作播呢！”周德茂笑道：“不是作播。你想，别处又不方便，只可领到四嫂子这里。到你这里就是你的客，你不招待谁招待。”妇人道：“还有你妹妹呢？不会叫你妹妹招待么？”这妇人骂着，当真过来对纪宏泽说：“小伙子，请到这边坐吧。”引领纪宏泽通过破大院，到一跨院，进入东屋。

这东屋真像个人家的卧室，方桌大椅、铜灯、面盆、一铺大炕，上铺厚毡、红绫被、双鸳枕，花儿粉儿，香奁气息扑鼻，却又不像山村乡妇的闺房。炕上又放着短脚桌，桌上铜壶瓷碗、果盘子、旱烟筐、水烟袋，不伦不类地摆着。炕上还有牙牌，叶子牌。别的妇人挤挤压压坐了一会儿，旋即散去，只由这中年妇人和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随着周德茂、杜宝衡，陪着纪宏泽。妇人一指炕，就让纪宏泽往炕头上坐。

纪宏泽没见过这阵仗，未免忸忸不安。杜宝衡先斟茶请纪宏泽喝。又对妇人说：“四嫂子受累，给弄点吃的吧，我们这位新朋友还没有吃饭呢。”原来这时候早已过午，纪宏泽正在饥肠辘辘。中年妇人就命那个大姑娘唤来一个妇人，赶快给做饭。少时饭得，杜宝衡、周德茂全都站起来，让纪宏泽独自进食，跟着杜、周二人就推门出去。纪宏泽忙拦住道：“我就见见你们的会头，你们二位不要走啊。”杜、周二人笑道：“我们会头正在审问俘虏，此刻忙得很，我这就给你回话去。等你吃完了饭，我们会头准来请你。”到底丢下纪宏泽走了，只剩下中年妇人和少年女子，在旁陪伴。纪宏泽如坠五里雾中，竟猜不出杜、周二人把自己撮弄到什么所在。这个地方越看越不像寻常人家。

纪宏泽很饿，又不善谈，对这二位女主人，无法搭讪，只可低头吃饭。这两个女子，也只有中年妇人向纪宏泽问长问短，打

听他的来历，也像漫无目的，只是随口闲问。

纪宏泽吃饭以后，转问女子：“这里是什么地方？会头现在何处？”试着要问堡中细情。中年妇女也是不肯答，只说：“他们的事，我全不知道。告诉你，他们不过是借我这里落脚罢了。”纪宏泽更觉支离，便找出一句话问道：“这位大嫂，你们当家的呢？可以请来见见不？”妇人笑道：“我的当家的么？远了，早不在这里了。小伙子，你别打听了，我是什么话也不能对你说，有话回头你问他们。”说着，这妇人与那少年女子站起来，收拾杯盘，姗姗地走出去。把纪宏泽一个人丢在屋中。

纪宏泽纳闷，也站起来，刚在屋中走溜，那妇人突然回来，挑帘说道：“喂，你这小伙子，可好好待着，别伸头探脑的！我告诉你可是好话。”纪宏泽道：“什么？”妇人将身子倚着门帘，一手托盘，一手比画说：“我可不知道你是什么来历，你到了这地方，可要仔细，一步也错走不得。我看你年轻的，我可是好话。”连说了两句“好话”，抽身出去。纪宏泽愕然。

妇人少时回转，催纪宏泽归座，她便与那少女坐在椅子上，四目相视，望着宏泽，好像监视人。纪宏泽闷骨突地坐着。暗打量此妇，不村不俏，不城不乡，凭他少年的眼光，竟估不透此妇为良为莠。再看少女，体态苗条，倒也生得不丑，却打扮得过于鲜艳；并且神情憔悴，有两个青眼圈，双眉微锁，隐透忧郁。抵面相对，眼光不时扫看纪宏泽。宏泽还眼看她，她似避不避，似大方又不很大方。怎么看也不像农家女，这么默默相对。过了很久，纪宏泽渐渐不安起来，转脸望着纸窗，窥测日影。

那少女突然低问道：“四嫂子，这个人是怎么撞进来的？他们打算把他怎么样？”妇人低声悄言，不知说些什么。纪宏泽听了，不禁回头，两人全不言语了。

纪宏泽凝目望这二人，这二人躲避目光，眼观旁处。纪宏泽感觉到这种况味难受。开口问那妇人：“杜、周二位到底干什么

去了？怎么还不来？”妇人应道：“他们就来。”纪宏泽又问道：“这里的会头现在何处？我什么时候可以见他？”妇人道：“一会儿就见着。”纪宏泽连问数次，都是这样答法。纪宏泽忍不住说道：“对不住，我要找他们去。”妇人忙道：“你别忙，他们这就来。他们给你请会头去了。”

纪宏泽站起身来，这妇人也站起身来。纪宏泽从身上取出一锭银子，放在炕桌上，意思是给饭费。妇人问道：“你这是做什么？”纪宏泽道：“我要出去，打扰了！”说着就要往外走。这妇人登时拦阻道：“你别走。”纪宏泽面红过耳，一声不响，强往外走。妇人横身遮挡，做出喊吓的样子道：“你，你，你……老实给我坐着，你别找别扭！”

纪宏泽再不肯受这无形的拘禁，抓起包袱兵刃，冲出屋门。那妇人和少女一起惊慌，全部赶出来当门而站，不放宏泽出去。纪宏泽只得赔笑道：“我只出去看看。”

那妇人指着纪宏泽的鼻头，瞪眼说道：“你要看什么？这不过是个破大院。我说你这年轻人，你老实给我进去吧。你不知他们正在械斗，捉拿奸细么？”

纪宏泽望这两个妇女，那少女也说：“客人你等急了。你再等一会儿，我们给你叫他们去。这么多时间都等了，何必起急？”纪宏泽越被她们遮留，越要走开。他怕陷入美人局，索性揭穿了说：“我不能一个人在这里，我没有犯法，我要寻找我的旅伴去。大婶子，借光，你让我走吧，我没工夫等他们了！”

妇人道：“你出去不得！”纪宏泽动怒道：“我一定要出去！”他奋力往外挤，妇人、少女依然强截不放。

纪宏泽越发惶恐，猛往外一撞。少女哎哟了一声，妇人倒退了一步，登时喊道：“你要干什么呀，你不能走，你给我站住！”纪宏泽哪里肯听，一溜烟似的往外走。不想这一声喊，早惊动了人，刚刚离开东屋，庭院中已然扑进来五个壮汉，手中全提

着刀。

五个壮汉堵住了出路，纪宏泽还想闯。那妇人已喘吁吁跟出来，拉住宏泽。叫道：“客人，你落下东西了，你忙什么？”纪宏泽回头一看，又看看自己的小包。那五个壮汉已然发话道：“四嫂子嚷什么？可是这个人要走么？”

妇人本来慌张，此刻忙又遮说道：“不是，不是，周老茂一去不回来，这一位等急了，要解小溲。”忙对宏泽说：“你不是要小解么？这不是来人了，叫他们领你去，不就结了。真个的，活人还叫尿憋死么？”且说且向纪宏泽施眼色，叫宏泽顺着口气说。

纪宏泽再不能堪受，竟向五个壮汉发话道：“我要找你们杜宝衡杜爷，周德茂周爷，我是过路人，是他二位一番好意，邀我到这里坐坐。我还有急事，对不住，我已然讨扰了，我还得赶紧走。烦你们哪位费心，言语一声，我告辞了。”说罢，纪宏泽回身向妇人作了个揖，算是道谢。一转身，举步往院外走。

那五个人登时喝道：“别走，站住！”纪宏泽道：“干什么别走？”

五个人道：“干什么？我们这里不许随便出入，谁领你进来的，叫谁领你出去，你自个不能这么走。”

纪宏泽勃然变色道：“这怎么讲？我一定要走，你们为什么不放我走？”

五个人堵住了门户，见宏泽气势虎虎，似欲动武。这五人相视而笑，反倒缓和下来，用好言哄慰道：“朋友，你大概是外乡人，你不是杜宝衡、周德茂二位把你引来的么？你打算走，我们叫他送你，你远来就是客，我们听说我们头儿还要见你！你多时都等了，还忙在一时么？”

那妇人也搭腔道：“对呀！刚才我也是这样说。客人，你请进来，再坐一会儿。我说你们哥五个，哪位费心把杜宝衡找来吧。他抛下人家，光叫我们妇道人家陪客，人家自然不得劲。”

遂又上前相让，催纪宏泽回屋稍候。

纪宏泽决计不肯入室，决计要走。妇人拉不回来，五个壮汉横身阻止，两方面哓哓争执，眼看翻脸；忽听院外一阵马走銮铃之声，来到门前，突然声住。那妇人忙说：“客人，你不用着急了，大概是会头亲自相会你来了。”

五个壮汉也都回头，跟着听见叩门声，却是一个娇嫩的喉咙喊道：“戚老六，戚老六，开门来！”

五人中那个叫戚老六的应了一声，立刻奔出去开门。其余四人仍推纪宏泽入室，宏泽不肯。就在这时，骑马的人已然进来了。果然不是会头，纪宏泽张眼一看，来的竟是一个戎装女子。年约二十来岁，细高挑，削眉纤腰，皓面蛾眉，脸上微有几个雀斑，却生着很小的小嘴。一对杏子眼，盈盈流动，一双手臂洁白如玉。穿一身男子衣，披软革甲，挂佩刀，脚下蹬着窄窄的鹿皮挖云靴。这手提一条革缕马鞭子，那手拿一条紫色绢巾，拭眉眼，搵口唇。此女凝望着纪宏泽，面露疑讶，姗姗走过来。向这几人问道：“什么事，你们这么乱法？”

纪宏泽正跟这五男二女撕掇，心蕴躁怒。戎装女子刚一露面，便有一股香气扑鼻，熏人欲醉；禁不得退一步，抬头打量此女。此女也打量纪宏泽，四目对射。这女子美容颜，俏打扮，眼光照人，毫不怯闪，直睨纪宏泽，倒把初出茅庐的纪宏泽看得扭头他顾。堡众这五男二女，见了戎装女子，都肃然垂手，叫了一声古怪的称呼：“三爷！”

戎装女子绰巾曼立，环顾众人，拿马鞭子指点宏泽，重问了一句：“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可是姚山村掇来的么？”壮汉回答：“不是，这人是过路客，周德茂、杜宝衡把他引进来，要见大爷的。”

女子哦了一声道：“要见大爷，见过了没有？”壮汉说道：“已经回上去了，大爷正忙，吩咐留下他。”

女子道：“那么，你们刚才在闹哄什么呢？”壮汉瞪了宏泽一眼道：“他吃饱喝足了，大爷还没有见他，他闹着要走，怎么留也留不住。”

女子双眸一转道：“哦，我明白了。可是的，老周、老杜为什么非要带他见大爷不可呢？可是他……”连说了一串江湖市语，纪宏泽一字不懂。

壮汉答道：“三爷原来不晓得。这个人不是寻常过客，他是从姚山村逃出来的。他这人懂得点武功，姚山村的人扣不住他，被他突围夺道，跟咱们的周德茂一块儿闯出来的。他的飞纵术据说很棒，他还有个同伴，失陷在姚山村，至今没有出来。老周把这话回禀了大爷，大爷很有爱才之意，要传见他，还打算再探姚山村，叫他做向导，搭救他的同伴呢。他竟这么不识抬举，硬吵着要出堡。”

戎装女子道：“哦！”往前紧凑几步，俏凝双眸，把纪宏泽仔仔细细，由头到脚，重打量一遍，说道：“你还会武功，还会飞纵术？咱们锅伙里缺的就是这路人才，会飞纵术的人简直太少。我说，你今年多大了，你姓什么？”

纪宏泽被瞅得抬不起头，被审得很不悦；目视他处，抗颜不答，脸冲着壮汉们说：“我是过路人，我姓纪，我有要紧的事，我还得搭救我的同伴去。对不起，我不能久候，我不见你们会头了。”眼望二门，绕着戎装女子身畔，要往外溜达。

壮汉们“嘻嘻嘻”的齐声拦阻，宏泽不答仍走。戎装女子笑了笑，说道：“我说你站住！看你年纪很轻，你大概初闯江湖，不晓得这里的事。这地方，来是不大好进来，走也不能随便走的啊。”手中马鞭一提，横挡住纪宏泽的出路，那意思也是不让他走。别看这女子长得够漂亮，跟他们堡中人是一样。

纪宏泽窘而且怒，厉声说：“不行，我一定要走！你们就是阎罗宝殿，我也要走……烦你们哪位费心，把周德茂、杜宝衡二

位找来吧，我不见你们会头了，我谢谢。”

壮汉道：“你也不搭救你的同伴了么？”纪宏泽道：“我自己想法子，不跟你们合伙了。”说着还是往外挣，几个壮汉照样拦阻。

戎装女子眉峰一皱，笑道：“这个人胆子倒不小。喂，你老实待会儿吧，这个地方可不能恃强硬闯。姚山村许你闯得出去，这里可不太容易。”

僵势又起，先时那个中年妇女赔笑帮话：“三爷，你不知道，他是等急了。周德茂、杜宝衡把人家引来，丢在这里，一去不回头。青年人沉不住气，估摸着还有点害怕。要不然，赶紧把老周找来得了。”

戎装女子道：“你们没找周德茂去么？他干什么去了？”壮汉回答：“有人找他去了吧！我们在这里值班，我们说不清。”中年妇人道：“你们再叫一个人找找去，何须弄得很僵呢。”

堡众还在商量，纪宏泽越耗越听越觉尴尬。一声不哼，突从戎装女子身边一转，径奔院门。壮汉齐声喝止，纪宏泽气势虎虎，口不置答，脚不停步，双方立刻翻了腔。壮汉圈上来，一个人扑奔前路，当门堵截，两个人从旁伸手来揪宏泽。纪宏泽侧身一闪，挥臂猛格。

那个汉子出其不意，哎呀一声倒退一步，喝道：“好东西，你真敢动手？伙计，快围上他！”

那汉子唰的拔出刀来，另外一个壮汉抡棒打下，纪宏泽急急伏腰，往开处一蹿，躲过了当头一棒。那壮汉跟踪赶上来，拦腰又是一棒，不防纪宏泽似旋风一转，木棒落空。唰的一个靠山背把这汉撞得仰面跌倒。第三个壮汉刚刚抡起刀来要砍，见状吃惊，急急地掣转刀锋，险些误伤了同伴。纪宏泽从鼻孔笑了一声，趁势一个垫步，越众夺门。

堡众哗然，有刀的立刻拔刀，有棒的早已抡棒：“打东西！

扣下他，活埋！”一窝蜂似的抄击这孤行客，乱打、乱蹿、乱喊，其实仅这几个人，倒有三个是笨汉。纪宏泽认定夺路要吃快，不能容他们增援。当下奋身张眸，彷徨回顾，从人丛中一蹿，将次扑近院门。戎装女子叱道：“你们这群废物，怎么挤疙瘩，还不散开了堵门？”喊声已迟，纪宏泽已然抛下几个壮汉，但是院外已然闻警，门扇咣当一声震响，突然倒掩门。门扇又一合一开，登时劈进来两棒一刀，是三个短装汉。

刀棒迎头而下，纪宏泽唰的倒蹿，两棒一刀立刻扼住了门。院心跌倒的壮汉，一滚身蹿起来，赶上一步，挺刀尖，照这少年客后心，咬牙狠戳，斜刺里又有一刀，斜切藕式刺来。纪宏泽不暇前抢，赶救后路；倒翻身往左跨步，倏如箭脱弦，蹿到墙根。闪开了这前后两刀，立刻掷小包在地，抽剑退鞘。

壮汉不容他拔剑，哗骂声中，有三把刀一根棒，前后左右乱劈过来。人多势众，院心不大，纪宏泽显然不利。

那戎装女子，还在绰鞭旁观，把拼命看成儿戏，俏眼流露出笑容，盯着纪宏泽，口中说：“这小伙！这小伙好大的胆！”

中年妇人和少年女人，骇然退避，一迭声呼唤：“别价动手，别价动刀！喂喂喂，你们别砍啦。”又说纪宏泽：“周德茂这就来，你好好等着，你别动手呀！”忙乱中没人听她喊，纪宏泽努力地展开了身法，闪展腾挪，忽东忽西乱蹿；情知敌众，决计不叫他们包围，眼光四射，窥伺夺门。壮汉们东扑一头，西扑一头，几个人追一人，仅能截住他，不能捉着他。

戎装女子目追斗影，鼻翅一扇。嘻嘻地笑了一声，道：“好小伙子，真有两手啊！待我来……”

说了一声“待我来”，纤腰稍转，皓手提鞭。恰好纪宏泽从一人肘下伏腰冲出，借一蹿之势，正扑到女子身左边。戎装女子登时扬鞭娇叱道：“打！”鞭梢掠空嗤然微啸，唰的扫下来，照宏泽持剑的左手腕一抽。口中说道：“别跳了，给我老实待……”

“待”字没落声，鞭子拂敌腕。纪宏泽急闪，鞭影掠身而过，险些抽中。背后又有刺刃劈空之声，女子跟手进步，唰的又一鞭。纪宏泽知遇劲敌，恐被夹攻。慌忙一错步，身不退闪，反而进扑；伏腰一蹿，合身卷到女子怀中，鞭不能展，刀也落空，纪宏泽一长身，探手来夺女子掌中鞭。女子慌忙一退，鞭梢又起。纪宏泽一偏身，突蹴起一腿。相逼太近，女子忙往开处退跳。纪宏泽立刻用剑鞘往背后一扫，为得招架敌人那把刀，未容得皮鞭再起，拧身斜蹿，如燕掠空，跳出两丈以外。果然刀鞭同时落空，纪宏泽借此一缓，翻身凝步，女子不禁叫道：“噢！”

恰有另一壮汉绰刀赶到，刀锋近面一晃，斜扎纪宏泽咽喉。纪宏泽刚要拔剑，见状埋头闪避，身旁又袭来一股劲风，疾错步闪开这边刀，那边木棒“老树盘根”，到了下盘。纪宏泽“白鹤展翅”，顿足拔身，木棒走了空招，忙忙地乘机掣剑。“不动刀不行了！”把带鞘的剑，一按绷簧，换交右手。敌人又扑过来，急切间甩不下剑鞘，就拿带鞘的剑来招架，一架一抡，绷簧已开，绿鲨鞘脱手甩到空际。迎面敌人后旁一退，挑刀一拔，啪的坠地。纪宏泽这才旋身应敌，亮剑开路，“夜战八方”式一扫，冲开了近身处两把刀、一根棒，再抢院门。

戎装女子三鞭未能取胜，心中惊奇：这小伙倒懂得空手入白刃？立刻闪退出局外，凝目再打量纪宏泽，要验看他的武功深浅、拳门宗派。等到纪宏泽拔剑失鞘，这女子扑哧一笑，似已知道黔驴之技。这女子伏身一蹿，竟取鞘在手，看了一眼，墙隅还有宏泽投掷的小包，女子也绕过去取来，信手放在窗台上。对那避在檐柱后的中年妇人说：“这小子倒有一套，也不知哪里来的。”

妇人央求道：“三爷行好，保全保全他吧！小孩子不懂事，不知道咱们这里的阵仗。”

女子笑道：“我倒有心饶他，你看他跳得多么有劲，他还想

宰人哩。”妇人忙解释道：“他那是在挣命想跑。”

戎装女子点点头，振吭呼道：“呔，小伙子，别跳了，你不要逞能。趁早住了手，有你的便宜。你要走，我叫他们送你出去，你这么胡弄，你更出不去了。”

纪宏泽一心夺路，充耳不闻，就是听见，也怕上当，宝剑出鞘，奋然苦斗。戎装女子笑道：“看这样子，善说是不行。索性把他放倒，他就不进了。”

说罢，仍不拔刀，提马鞭扑过去，向众人一挥手，叫他们退下，纤足一顿，直抵敌前，举手扬鞭，刷刷刷，一连数下，专打上盘。鞭梢软而长，手法极快，极轻，比这几个力笨汉的刀棒还难招架。纪宏泽连连闪避，连遇险招，皮鞭梢几乎拂着脸；不由激起火来，略略一闪，劈面一剑，照戎装女子刺去。身剑齐进，势如狂风。女子急退，利剑又到。刷刷刷，一连数剑，这女子腾身急蹿，连退出两三丈外，不禁吆了一声，面泛红云，向壮汉喝道：“快围上他，好东西，等着我的！”

刀棒重围上来，这些人功夫并不怎么样，只是纪宏泽不敢伤人，失去了稳狠准三要诀的狠字诀，既不狠，便透慢，慢就吃亏了，而且敌手又多。所幸纪宏泽只想夺门，非求制胜，舞剑防身，遮前御后，眼神依然瞄着院门，转瞬间又往墙头一扫，更往戎装女子一巡。他知道这女子不寻常，这女子抽身奔出去，从她的坐骑上，解下一只豹皮囊，重又奔回。

还有那中年妇人和少女，在他们动手时，已然退到房檐下，想是不懂武功，都有些害怕。那少女很惶急地说：“四嫂子，你快找周德茂去吧，这个人的性命可要保不住！”中年妇人想绕出去，庭院中穿花似刀棒乱打，她乍前又却，闯不出去。那少女很焦急，溜房檐，贴墙根，往外蹭，好容易快蹭出去，劈头遇见戎装女子，一声断喝，把少女喝住。少女脸通红，钉在那里，不敢转动。

戎装女子脱去长衫，提豹皮囊，眉横杀气，面含笑容，二番扑回来，堵门一站，睨定了单剑夺路的纪宏泽，她手中还绰着一把刀。纪宏泽且斗且绕，眼角直往东墙头瞧，身子直往东墙根凑。东墙很矮，只有一丈来高。戎装女子微然一笑，挎上豹皮囊，命壮汉堵门，她自己飞身一掠，蜻蜓点水，蹿到东墙角。伏腰一跃，先抢上东墙头，说道：“小子，叫你跳墙跑！”

纪宏泽一见，大失所望，把牙一咬，奋力夺门。这几个壮汉竟圈不住纪宏泽，纪宏泽三转两绕，突然踢倒一个人，挥剑猛抢，冲到院门口。院门口还有两个壮汉绰棒监防。纪宏泽刚一扑，壮汉挥棒抡刀，先堵住，口打呼哨，出力截攻。纪宏泽提剑一冲，已知不伤人，不能逃出，唰的一剑，来刺迎面之敌。迎面之敌空有刀棒，空嚷得凶，猝然间张皇失措，往后倒退。

纪宏泽趁此间隙，蹿出门外，门外是一条长甬路。戎装女子在墙头哎呀一声骂道：“废物！”立刻飞掠而下，从背后追来。不想外援已到，纪宏泽抢到甬路上。从两头又奔来两个壮汉。内有一个身高力大。突从左侧掩来，刀取要害。纪宏泽被夹在夹道，危急之下，嗖的一蹿，唰的一剑，不想这大汉竟不弱，刀花一掩，当的格开。刀花又一晃，扼住出路。戎装女子率院中人先后赶到，把一条长甬前后一堵。纪宏泽如入瓮中，要退也退不回去了。想往房上蹿，此地甚窄。敌人的刀棒错落劈到，竟不容他挫身作势，他就上不去墙。

纪宏泽顿然失悔，在林中，不该受给人堡，既入堡，不该和堡中人翻腔。百忙中窥见甬路北头，有一小角门，咬牙切齿，挥剑一路猛砍，扑到角门边。侧肩一抗，直冲进去，门扇撞倒，豁然开朗，是另一所旷院，地势宽绰。这纵然未必是活路，总比在死夹道强。纪宏泽伏腰急逃，壮汉纷然一散。人家地理熟，绕道堵截，又把这孤身汉围住。当此时，戎装女子追到，已然把暗器收拾停当。